

漂泊異鄉艱難度日 身心俱疲

直擊報道

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本該在家好好享受節日的緬甸果敢婦女，卻因為緬北戰事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來到中國雲南省南傘躲避戰火，儘管生活得到了援助，但有家不能歸的苦楚和對親人的牽掛，還是令這些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婦女身心備受煎熬。

文/圖：記者 鍾小強 南傘報道

緬北戰火 婦女有家歸不得

■難民營裡的婦女兒童。

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昨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果敢衝突已致6萬邊民逃出雲南。本着中緬友誼和人道主義精神，雲南在中緬邊境臨滄市設置了臨時安置點，安置緬甸邊民1.43萬人次。據悉，因緬甸果敢衝突進入中國的緬甸邊民，一般以投親靠友、自行租房或搭建臨時住所、進入當地安置點等方式生活。

昨日，本報記者再次來到中國雲南臨滄市南傘鎮，採訪逃到這裡躲避戰火的緬甸邊民。一些緬甸邊民在南傘鎮的老水泥廠安下了臨時的「家」，有的住在南傘方面提供的老廠房、有的則在空地上用彩條布搭建了窩棚，記者粗略估計，這裡的難民有近百人，其中不乏大量的婦女兒童。男人們常常聚在一起抽煙聊天，而婦女們卻常常窩在臨時的「家」裡，目光呆滯、心事重重。

夜不能寐 食不下嚥

64歲的緬甸果敢大水塘鄉石坊村的村民李小培，一家13口，就擠在一個簡陋的帳篷裡，頭挨頭腳挨腳的艱難度日。李小培告訴記者，因為家裡小孩子多，他們沒有選擇官方安置點。她的丈夫由於腿腳不便，是由兒子們用擔架抬過來的，二兒子還因水土不服，身體出現不適，「吃不下，睡不好就是我目前狀態。」

「我們是大年三十那天來到中國的，走了將近7個小時，耳邊都是炮聲，嚇得腿都軟了。」這是李小培逃難到南傘的第18天，這天大早，她仍像往常一樣起床燒水做飯，陪孫女玩耍，但多數時候卻在發呆，不知道在想什麼。

「每天都是數着日子過，想念家裡的菜園子，也不知道這場戰爭還要打多久。」兩鬢已有些斑白的李小培，身體卻依然硬朗，在果敢時，她還會下地種玉米、小菜然後拿到果敢的街頭售賣。在家閒暇時，李小培最喜歡和孫女光鎖（音）一起唱歌玩耍，但現在的她再也沒有這樣的心情了。即將到來的「婦女節」，對於正在逃難中的她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媽媽，我什麼時候可以上學」

記者了解到，到中國避難的緬甸邊民，除了有些選擇投親靠友、有些選擇到中方提供的安置點外，像李小培這樣家庭較貧困的，則更願意在南傘的偏僻地帶搭個簡易的帳篷，在他們看來可以不受限制，還能出去打工，貼補家用。

28歲的鍾甜一家也居住在南傘鎮老水泥廠附近的空地上，那是一個石頭和塑料布搭成的簡陋帳篷，因為天氣炎熱，帳篷更像一個溫室，記者呆在裡面幾分鐘就被蒸得滿頭大汗。

鍾甜是一個愛美的婦女，除了不能回家的苦楚，她還心疼家裡沒有帶出來的幾雙高跟鞋，還有漂亮的裙子。「真的可惜了，有條裙子我一次也沒穿過。」鍾甜喪氣地告訴記者，3月1日應是她的孩子開學的日子，孩子常常天真地問她：「媽媽，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上學？」這讓她常常感到心酸。在果敢時，鍾甜常常會帶孩子到果敢街頭的公園去玩旋轉木馬，但現在的她在難民營裡卻深感無聊。「想出去打工，但放心不下孩子。」鍾甜無奈地說。

有親人的地方就是家

42歲的穆小米是果敢芒樂鄉人，擔心老父親的她，在人群裡悶悶不樂。「戰爭太殘酷了，沒有電，沒有信號，槍炮無眼，我非常非常擔心我的爸爸，他77歲了。」說着穆小米哭了起來，因為匆忙逃命，她和父親、兒女失散了，一個人走了7個小時來到難民營，跑得滿頭是汗，那樣的孤獨感和焦灼感讓穆小米終身難忘，好在她的5個兒女在老鄉的幫助下找到了。

「親人在的地方就是家。」這是穆小米此時此刻最真切的感受。目前，穆小米的兒女都在南傘找到了工作，對於正在逃難的穆家來說，只要包吃住，工錢已經不在乎了。穆小米準備等戰爭一停就回去找老父親，但她不知道戰爭還要打多久。

少年不知愁滋味 只道家溫暖

旺旺超市是南傘街頭最醒目的一個生活日用品超市，記者在超市裡偶遇到南傘避難的17歲果敢少年王軍，他在旺旺超市兼職已經6天了。

「我住在我的二舅家，他家是一棟洋房。」王軍告訴記者，他們一家6口住在果敢老街，家裡以種地為生，在戰事爆發的第一天就來到南傘投靠他做生意的舅舅。眼前的王軍穿梭在超市一排排的貨架中，不時和夥伴調笑打鬧，彷彿戰事離他很遙遠。

當記者問起戰爭給他們家的生活帶來了什麼改變時，王軍笑而不答，只說：「我覺得還是緬甸好住，可能因為那就是我的家。」17歲的少年看似不知愁滋味，卻對重返家鄉的渴望特別強烈：只盼早點結束戰事，想念

家鄉的夥伴了。

下班了，王軍提了一袋蘋果往家走，他說：「明天是國際婦女節，想給母親買點她愛吃的蘋果。」



■難民營裡的男孩正在燒水喝。

心靈創傷難彌合

戰爭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或許可以通過重建來彌補；但戰爭帶給人們心靈上的創傷，卻難以平復。此次緬北戰事，致數萬邊民湧入中國邊境小鎮南傘，其中不乏大量的婦女兒童，這些孩子用無辜的眼神在問記者：「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我什麼時候可以上學？」竟讓人無法回答，唏噓不已。

「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是巨大的，也是無法估計的。」雲南省心理學會會長陶雲表示，生於和平年代的我們，對戰爭帶來的心理創傷沒有話語權，但地震等自然災害帶給兒童的心理創傷已然巨大，更何況在炮火的轟炸和摧殘下，他們內

心的恐懼一定是存在的。

有心理研究顯示，經歷戰爭的人每個都有發生戰爭創傷後遺症的可能性，主要發生於經歷戰爭的士兵，但往往女性是男性的兩倍，主要表現為「再體驗」、「迴避反應」和「高警覺」。

果敢衝突給這些背井離鄉的婦女和兒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恐懼和刻骨銘心的傷害。記者希望相關組織能夠為這些飽受戰亂的弱勢群體提供心理支援。



■李小培用簡陋的帳篷建成臨時的家。

■大批果敢難民湧入雲南邊境。網上圖片



■果敢婦女李小培進入南傘避難已18天，戰爭讓她身心疲憊。

南傘鎮 位於雲南省西南邊陲，集沿邊性、民族性、開放性為一體，與緬甸接壤第一特區果敢縣山水相連，今為對外開放的內陸窗口，流動人口眾多。南傘鎮古名石賸或棧賸，有古老的「茶葉之鄉」美譽，是中國第二大德昂族的聚居地。

與緬甸果敢縣僅有一河之隔的南傘鎮，已成為近年來緬甸邊民的避難所。2009年8月，緬甸聯邦政府與果敢特區政府於果敢境內發生軍事衝突，造成數以萬計的華裔難民湧入中國邊境小鎮南傘。今年1月16日，在克欽邦帕敢地區，克欽獨立軍和政府軍再次交火。18日，緬北戰事進入全面升級狀態。上月數萬邊民湧入雲南。本月緬北戰事持續，邊民仍滯留南傘。

話你知

南傘鎮位於雲南省西南邊陲，集沿邊性、民族性、開放性為一體，與緬甸接壤第一特區果敢縣山水相連，今為對外開放的內陸窗口，流動人口眾多。南傘鎮古名石賸或棧賸，有古老的「茶葉之鄉」美譽，是中國第二大德昂族的聚居地。